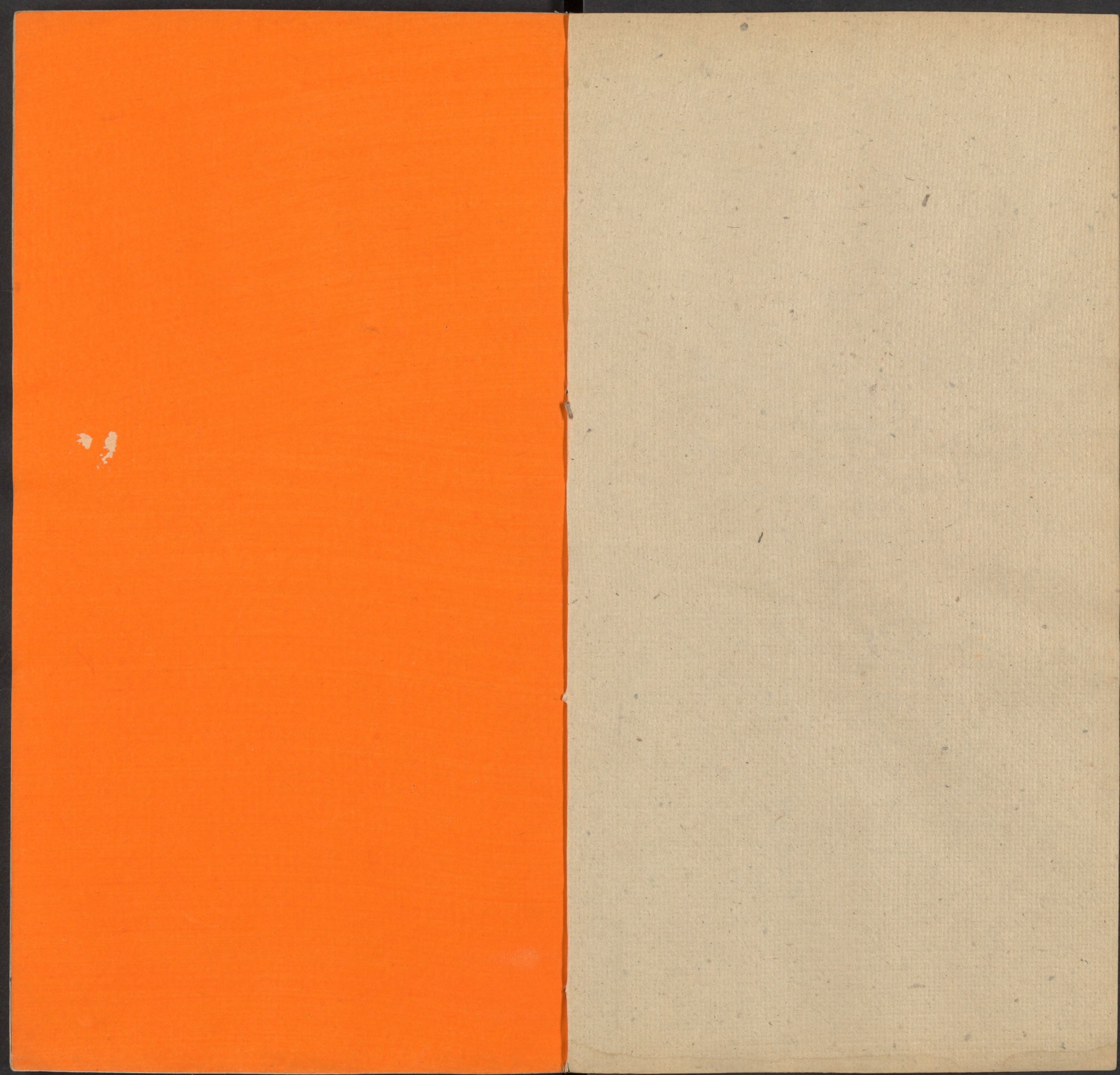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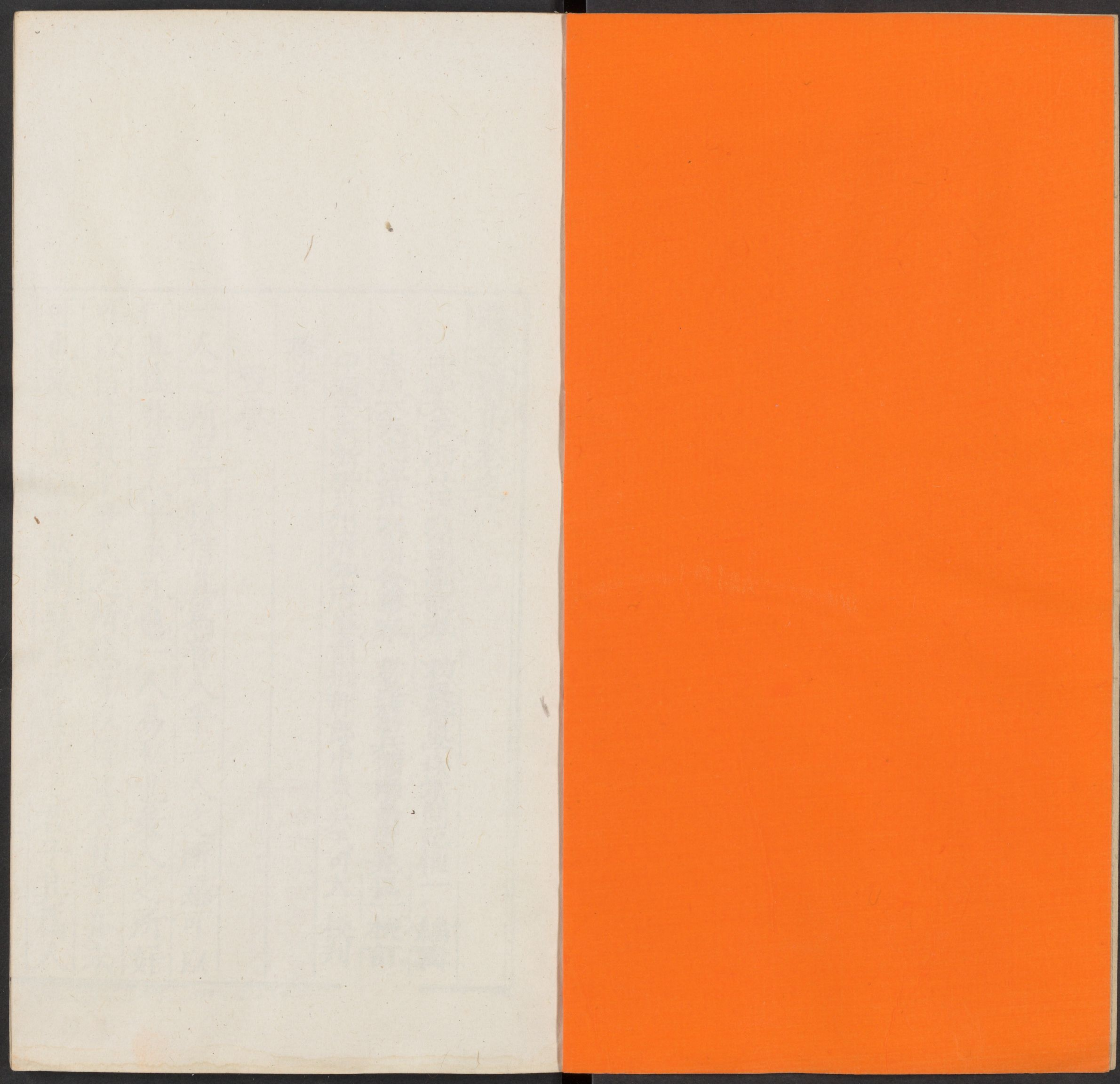


T 5406/4191

5





遠志齋集卷之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毀譽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為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為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為人

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恒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若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恒人之

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恒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恒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思而毀者五有思其才而然者有思其名軋已而然者有思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思其貲多不分而然者有思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

其賢而彰已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恒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已也利其賜已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龍其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鷄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

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所疑富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愠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矣乎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

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然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為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駁君子不合乎汗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

其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度而虎實可倫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夫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為巨害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偽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為亂臣趙括於

趙氏爲敗子然括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
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
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
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
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
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
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
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脩其可以無愧

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
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
無所愧雖不幸而垂於天迄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
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
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於君子
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惟其身雖生其心
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
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
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旣以此夸眩於世
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

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
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
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
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
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
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
云乎其去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
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
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

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
以爲異也苟以隱化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
預知爲神則焉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是異
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
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
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着是不害其爲聖人
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
其同則在迹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
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推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夷狄
鳥獸耶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惟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

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鑄唇掀鼻俯膺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

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不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者有可信而不可詰此狂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縣縣不息今其言云然其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覓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

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恠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入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滿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于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

命之說平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
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
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
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
種又同其一人薈之其時溉培甚宜其蔬為最盛藩
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
治時雨點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
色吾聞二人者之為草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
得蔬無所害故古之植獨盛以大茲二者亦可以言
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慮外

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脩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
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
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
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
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
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菜而
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歛敗吾蔬者
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
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脯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
故其民多富而少天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

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而此人所不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宜如吾之所稱者乎

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園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為胡旋舞穰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背去死則諉以宅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愠其誕矚其夜躡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

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
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
葉鳴谷響亦皆以為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
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
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
不知其非鬼

宋裂二字疑誤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充善談兵談必
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
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

昂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
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鬪耳
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為然
俾為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遊錢
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
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士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
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
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
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之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

卷之二
十一
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明辨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爲善言也乎曰其謂有犬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爲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叙誠平物之罔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

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樂誠備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爲公卿大夫爲士爲刑爲刑爲墨爲宮爲大辟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之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

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詐之道眩眩焉瞞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驚也夫務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驚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也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

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母褻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夫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

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為鄰國之笑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為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為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學辨

人莫不為學孰知所以為學也所以食者為飢也所以衣者為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

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為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

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堊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覈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

其未至日晷而歲較書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績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者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辭以質利祿有全瘦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是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

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所以為學者寡矣為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為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為學之道以贈焉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大咲以為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咲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骨皆為之痛若剝刺狀肢體心腎無不病者懼而謀

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二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于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難為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為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以善藥果至三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為大患始以為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為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

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
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
可見之初衆人咲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
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
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痍之於
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
病况乎視之以至踈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
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
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
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

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拇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
二十六日述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
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
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
九仞之岡其形斬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
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
滿斗盈欲加有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
是資雨霽澄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二者以其爲地高

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
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忘
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
乎老聃問乎師襄問于郊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
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太無所不
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
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
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疑於老彭之好古左丘
明之知耻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
圃與二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

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
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
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
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
細於學度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
見其善學也歉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
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度乎可守矣嗜名而務
耀術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
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燦之以九年之
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

載之而不重蛟龍龜魚鯤鵬蝦蟇巨細並育乎其中
而不以為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為地卑其為量有容
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為也嗚呼子其去而益
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
廣容得之勿以為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為教
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有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
余深有望於子

越車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輓折
而輟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

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為車固若是効而
為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笑其拙越人以為
給也不顧及寇兵侵其境越率敝車禦之車壞夫敗
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為禮
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為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
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不粹而全大而正確乎其
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衆人之
不知窒於學者之多岐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為道
愿者以小慧為仁剛者以嚴刻為義能言者溺於言
而不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

於至理人人莫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爲天下裂譬之摧輻斷轂之車置而不用猶或以欺世苟責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償人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爲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爲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少有未至自視凜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恒以爲已憂則爲善學矣挾其湯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仙居陳憲直與其同姓之友子穎奉其縣大夫之命謁予山中將

率僑輩從予以爲學予固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度不堪師人且今學校之所學者將以爲道乎將以爲進取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人乎如止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於道也必矣舍聖賢之不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師之吾懼憲直子穎之爲善學者矣雖然觀其細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况聖賢之道乎然則憲直子穎之取善也周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

而已也不惟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爲歸余雖魯且病固將以憲直子頴爲友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天其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玄太上得其全其次致其偏見之於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樂其性鳥獸魚鱉萌芽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可以整齊前古之墜典刮磨往哲之遺編開生民之錮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子身無間於出處位無間於崇卑莫不欣欣自適無往而不致其樂焉今五子

懷叔明之資循止中之塗所準者莘尹叔旦攸師者仲尼子罕談經則融成坐斥稽史則遷固受誅幽探神秘明執道和洞燭千古遐瞰九區由暴瀆鄙賜億柴愚睨不嘆心恐受其汗神交顏閔冥與之符其於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志抑氣歛恒若不豫瞠乎若有望而又失矣乎若欲求而弗遂愴乎疑有懷企乎如有慕不知吾子奚與古之樂道者異也方子曰唯哉否否吾有所思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公子曰人情之交咸有歆嗜自非聖智不能絕去今豪族貴胄寧門遂戶畫稅雕楹文簾珉礎蘭芬麝霧錦爛綉

明燕趙之姝秦越之女環居雜處置酒高會叩鍾擊
鼓奏雲和之琴列陽阿之舞駢跣更進莫卮獻簋態
妍意姣目挑頤許其味則熊膳豹胎蛟脊麟脯天鶴
海獸江瑤林雉环恠譎詭燮舌暢齒雖易牙之善調
不能知名而遍數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呂開闔
造化咀嚼今古抗聲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瓦震而
庭舉庭鳥爲之迴翔星辰爲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
復寤雖師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譜酒闌歡極
狂發氣駛令徒召卒弦弓礪矢被盤龍金縷之裘跨
希駉駉之馬長戟麾前短兵夾輔過者鼠伏觀者

魚駭殲林罄谷不遺飛羽割肝爲炙剝血爲酒鞍負
車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忘老亦何快與子則
羨霍被褐坐擁簡冊帷裂不聯床敗闕足介猶無失
困抱孤獨寧不有思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
跖乎淫樂田獵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思此也請
更陳之公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
遠故願得意而獨時也唐虞之世內有四岳外立群
后設牧十二命官惟九契司迪民夔典飭胄行必全
於兼資德必絕乎虐傲備三則爲大夫得六則爲邦
君言語明試車服旌勳斯時之爲士者亦可謂難矣

下逮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之一則見
少於鄉具美斯獲預乎祿雖有俊傑之姿備特之才
分既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
亦何其碌碌也邇降迭興更統二千雖因革各異華
實多愆然較其任賢容眾銖十 桶 有若干今之
易易然也今國家濯穢滌汙天覆日明掄山擣穴旁
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用生乎四裔者
不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隸而有國邑或自寒酸而
為公卿或以常布拜三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
丞於古之起漁釣相板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

之據崇座寢大厦御吏控胥呵咄叱咤 五馬前途
群臺繼馬過者為趨乘者為不聽訟理政冠帶孔都
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章之枯塗倪延頸而聽憲奸
詐側足而睚眦其或善者則慕循良之為敷惠和之
治群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惠慕夫决半才 之威格
削 骨願殺戮慘速與發聲張勢盛顯板響旗文
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吾平之思思謂是
矣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富貴不可求吾
何思此哉公子試稍高之公子曰吾民之生絃絃
兢兢憧奔奔外則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

嘗欲之情後其身苟不有人以治之爭奪戕戮之禍
作而仁義忠信之道泯有皇上帝鑒觀下土擇其賢
智神武者而俾爲君土廣民衆俗變事殷非一人之
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爲臣臣惟千百曷以使之久
而彌敦譬之九罭之網必揭之綱目乃不焚六馬之
車必節之轡乘乃不僨故宰相者上以佐天子中以
和百官平陰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人則朝
廷社稷安而衆所驩非其人則兵革興四夷橫而區
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與爭其居也華棖刻楛
亞於天子之廬其行也旌節導前上駟文軒

辟易車殷則雷霆騰閭變色則海內膽寒微
笑而八荒春温在人主之前進退不減黜邪進良唇
虛緩絞齒利劍鋸九卿執事望門膝行叩額辭類屏
息氣僵手司榮辱心制短長睚眦必酬危酒必償賓
客竊其餘威可以脅僚吏子弟藉其緒寵足以納進
亡諛德而誦業者投刺而請見趨意而希合者嚮望
而構裳中機則爲雨露忤音則爲風霜權利鼓動當
世休烈垂之無疆位至於斯亦可謂極崇也矣吾子
豈思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則易
以爲福無道以處之亦易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

無位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夸尚權勢非守位之道吾不爲是也請談其他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發網緼紛紛雜沓轉轄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羲至神人文始肇乘觀凝矚仰窺俛察奇偶變易畫三卦八六合旁魄如囊斯括姚姒繼轍益闡彌晰握操簡筆紀德敷業商承周擴闕衍軒詔昭羅星火交揭日月冒罟千紀蒐獵群物大政宏猶纖微恍惚籠絡結山載海畜厲幽汗鱗典法遺脫天孕巨聖手秉神鉞剗刮蕪穢誅伐驚逆搜亡緝絕以有六藉典謨雅正訓誓激切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

鬱頌純而和雅肆而達

雍容商魯雄伐風雅之

變憤然蕩滯怒而不爭刺而不訐

正樂而無佚春

秋主斷嚴簡予奪易幽而微太傅辨默周禮主政具有本末宏名宇宙細析毫髮其宜孔多存者猶闕樂亡靡徵器數漫滅更秦之焰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簡續章韓轅申毛詭詩之師書出毫伏口語嗚伊孔壁嗣興安國訓治易禮春秋說者紛披各黨攸聞攻擊他岐錯什迂誕異古詞辭其流謬妄至雜以讖緯淫以玄虛沮於名物道愈乖離有宋群哲紹而定之提聖之心表之通達去積疢掃除目翳經至於此

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贗河圖近乎誣
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帖帖乎其未有所底也。吾子之
思殆謂是乎。方子曰：經吾所盡心也。雖然，聖人既遠
學者忽常好大喜為，謗排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
亦可以止矣。吾安敢訐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
哉。則聖者立言，賢者述之，傳註之儒功少而事左，吾
不敢慕也。公子曰：聖祖教分別為異門，曰有先師維
孔元孫，上紹參傳，知道之原，述為中庸，性命是言，枝
葉交橫，本乎一根，歛入無朕，散被無垠，厥胤于鄒闈
聖之垣，遂登其堂，據道發論，齊梁之君，南面僭尊，衮

衣大挂，親若孤豚，狙詐相傾，辨說如雲，昏以仁義耳
塞不關，退緝道要，垂諸空文，泰華讓崇，菽粟候瓊河
海耻富綺綺，推溫造者，雖疆而踏，循者雖弱而存，疏
鑿齊功典，謨詰訓峻，極真繼深，渺絕倫揚，雄吃而靡
暢，王通談而不純，春茂後奮，默契化元，揭圖著書，要
而不煩，河洛之間，有仇弟昆，關西之英，參翔以騫，敬
以立，儒禮以攝，昏洗濯塵，鑑燁然如暎，遺書之多，寶
璐瓊璠，支行而南，大發于閩，手扶衆流，屬之崑崙，絲
縑髮櫛，緒引毫分，此七君子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
若莊周荀况，糠粃當世，瓦礫諸子，汗漫滄溟，無有涯

淡老聃禦寇與周同軌玄虛澹泊棄茂禮義管商功
利晏墨各鄙非析翊虐秦斯詐詭六國之間述者如
蝟不常致客呂覽以叙采掠攘掇咸有綱緒屈原申
憂怨不至誹瑰竒雋拔爲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
斐事糅道厖猶傳不毀賈生智敏計謀孔備仲舒守
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
邇班固繼蹟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質喪聲靡退之在
唐裂去綉締易淫以淳反麗以狸舐嘲異端軻雄是
儼柳李皇張胥和俱峙金石鏘鳴黼黻交煒載越六
代四氏繼起豐約溫深各臻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

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想法乎上者而恐
力未追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耻之故恒有所思乎
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之聖賢
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公子曰一氣之胚人物
以滋孰戚孰疏奚尊奚卑裨海吾池鎮嶽吾坻中國
吾家兆庶吾股肢疹則啼家悖則悲賢聖不治不媿
何爲洪水之難三聖歎咨跋履九州疋瘠胼胝䟽壑
爲夷民用恬熙夏桀亂虐成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
修彝文武易暴叔曰是釐慮深制備靡有闕遺澤潤
數世不刑而威羸酷項悍漢武以國歷年旣安而鮮

有德文以清淨景以私刻法疏佐庸孰徵成績唐任
齡晦小康乃覲宋之真仁僅臻富殖蓋上下數千載
而治者如斯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烏得不極乎嚮
也天降大厲狄據中土裂襦冠裳棄擲豆俎紊我倫
理風乖俗敦椎結痲裘獸攫抵跽禮義湮亡化為夷
虜三世于此矣天命真人仗鉞抗旌踐江作京東披
西勦朔伐南征陸屠狼豕水斬蛟鯨殲扶魑魅焚炙
鼃往殫智疲神大憇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明刑
重修人紀肇植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程乃作帝宮
乃鞏禁城憲臣思法戎衛握兵小大相維內外迭承

經營一紀而庶績丕凝已云至矣則而守之邦國可
貞矣然聖謨炳然如日運天猶歎焉有陋往代而卑
漢唐之意蓋欲追三王脩二帝而永皇祚于萬年滄
海之波非一山之泉武庫之弢非一絲之絃立功垂
紀固非一人之智獨士之賢所能盡其大全也然則
設施建述之序何革何因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裕
用何道而化遷將補罅而塞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徵
近效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備而服抑使
民悅而不忍捐將玉而魏魏抑霸而烜烜將漸之以
禮讓抑道之以詐譏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

人所宜深究而孰謀時習而勉旃者也吾子之所思者意其在是乎方子曰嗟公子何言治亂之理邦國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且賤安敢僭妄為遠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為邦聖師隨之子車遊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若子則願學聖師之道者也公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奧矣幽矣余不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為公子言之也昔者聞之為國之道安於均定於分人成於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豹能罷處乎山而爭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寢分肉而食不敢他覲

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度田而井之冠受老傳遺勞並獲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武維之以井邑丘甸縣都聯之以鄰里鄉黨州閭故其民無邪僻也崇閔峻墉穿窬不窺散藩穴戶童子攘資先王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士異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蔑天子之卿士公卿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馬朝覲聘問行於土巡守錫子報於下殊禮加士以旌賢貶爵行罰以懲愆分定於土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先王

病民之無叙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
 悌媯戚朋友以敬以愛三讓而升百拜而飲視毛避
 路遇杖斂衽故暴戾之風息而民易使為酒食饗會
 以合其歡忻為歌詩琴瑟以通其滯滯為羽籥干戚
 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為善而不能為亂夫然後有
 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治焉故
 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稗子在抱而啼告
 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
 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
 禮樂仁義禮樂習其心則善思生刑罰習其心則不

善之思生故為治者不可不慎也此其大凡也推之
 極其詳致之盡其公而又行之以弗厭此先王所以
 治且入也書之以為迂玩之以為愚則吾不能知之
 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
 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余亦欲
 講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通而不泥施之
 於人足以富彊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守而無弊
 苟無得乎時猶將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
 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公子之所云雖美吾焉能
 若是哉公子遂巡辭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

君子之愚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終身不敢言事多有缺悞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為天下之事皆所宜為
 故所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夫言夸則駭俗所
 以人不好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
 度獨誦而喜之謂余曰君子之所為揆於道如何
 耳奚顧人之好惡子言誠戾乎道則人以為夸也
 誠不戾乎道寧知世無知之者耶而子何疑焉余
 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其說歸諸叔度

蚊對

天台生困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扇颺于前適甚就

睡久之童子亦睡投扇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為
 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
 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嗜面毛髮盡豎肌肉
 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
 愕不知所為蹴童子呼曰吾為物所苦亟起索燭照
 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帟旁見燭亂散如螳如
 蠅利觜飮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嗜吾血者
 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
 烏能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鬱左
 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日可以寢矣蚊

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
而毒人乎童子聞之亞爾咲曰子何待已之太厚而
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
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
爲麋鹿與庸狝羽毛而爲禽爲獸裸身而爲人爲蟲
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
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
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
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黽
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

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
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
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
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
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
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
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臨其腦使
其踐踏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
無恤之者今予一爲蚊所啖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
相啖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

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寒鼻塞不通踞爐而坐火燎其裳裳既及
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
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
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為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
若不知遽俾火毒燼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
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為子之鼻今
二十又二冬蘭茝椒桂其氣必芳我聞我知俾子佩
歲槁猶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

妄履而山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
身宜煖而寒去袂就單為風所加外鑠內鬱壅我鼻
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
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
鼻寧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
不求適維道是奮太雪皴肌而爐不暇近恐適意之
致毒知炎上之生災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
荼毒之禍方當如水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
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頹惰當祁寒時
遽自溺於火為身計者良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誚

我爲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
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淫酗而世基以肆木不
虛中蟲何由萃此三王者苟以至公爲嗜好以衆庶
爲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好邪何惡之遂顧
乃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猶爲薰椒蘭是棄由是禍
亂交興宗覆社圯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
之理且不達况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
火指爐凝神養氣既而鼻疾果愈

醫原

羿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

能使火無銜燬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
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默會
于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說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
於遺失者寡矣况得其法而不知其說者乎醫之爲
術於生民之用最切其說之至粹而出於古者莫過
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
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睿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
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于効者固有不可以言傳
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爲書
之意而泥其說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於用甚

者棄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閼之方書天下之疾
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稟厚薄之異服食之
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
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
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鉢比兩較之以治人之疾此奚
異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
人固有盛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效者有披甲馳
馬操劍禦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輒勞憊不能
行者相去寧啻十百此資稟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
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而已病豈能

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
敢染唇或飲腴鮮甘厚味而或羨藜茹藿或袂衣以
禦冬或裘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
也貴富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
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于色而暴悍之夫動輒詬詈
勞逸靜躁烏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卧而無恙使
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屏息水行鱉層冰而取
魚鱉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
脉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醫豈易言
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

而以為熱病乎實也而以為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堊師食無所藏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說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脉察脉精矣而不善藥欲犁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名于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效最後一人至脉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疾之方貴人疑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為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

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脉疾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患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邪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之始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直齋善為方視人疾以為不可治者必不治而所治必取奇効心竊識之今年真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慎恭慤不妄有所稱引而於

察脉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
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戒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
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
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入則余於真齋不宜無說也
作原醫以贈之

雜問

天曷爲而運乎地曷爲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爲而有
寒暑乎峙者曷爲而山流者曷爲而水乎鳥曷爲而
飛獸曷爲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覩乎上
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由而出

庶類乎心何由而參天地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
爲而成孰長久乎

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曷作程乎易辨治亂
政之禎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
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
孔易施之孔明乎革澆糾慝化處爲盈乎萬彙咸育
刑息讓與乎神人昭格天地以寧乎安如泰華百世
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怡以清乎舍經舍經勞而不逞
乎

曷以成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先民平均乎南國迫隘

自中原乎鄉保相恤恩義敦乎禮導樂宣亂吳臻乎
曷以弭暴瀕瀕法乎法繁衆死民玩何怛乎罟罟交
陳魚能活乎促不憚死寧不跋乎欲民之訓省苛察
乎

曷以致治貴任人乎人疇爲賢明且仁乎明以斷姦
仁煦民乎州伯群牧儼若神乎毋挫其柄久以責勳
乎內外咸修治斯戢乎

莽莽九土育群氓乎性殊俗異厯服詭形乎嚶嚶侏
離駭可憎乎亶究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勿吾
嬰乎摩疾療飢舍已以征乎審圖審思君職成乎

雖可春乎杵可爲裳乎戈可書乎筆可以爲兵乎
可爲楹乎榱桷可爲梁乎牛可以駮乘乎馬可以輓
而耕乎物各有性材曷可更乎治能無體政能無經
乎

方仍之址可爲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肩之垣能
不頽乎周曷爲而延乎秦曷爲而遠顛乎厚其廣址
不在厥先乎

三代異尚道亦異乎忠質化原文何貴乎秦之繼周
豈尚刑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尚諫諍自其始乎
宋尚儒術奚而中坻乎夷王吳霸奚爲美乎

以法弭亂亂足弭乎以刀理髮髮可理乎弭亂何以
其以寬乎牛飫豕豆復踰關乎

以兵威遠遠來服乎橋也石賓賓將格乎何以格賓
恭敬酒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視其
身之仁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煥哉章乎曷不足善其國至於削弱而亡
乎豈聖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逢殃乎

夢夢之中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孰流而
為電安發而為雷乎將一氣之行於冲漠人固莫得

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跣躡昇易如蓬藜乎豈天膏其
賦乎抑人不由其道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彌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
古何異乎施德敦仁能無治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霍之野
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

投骨兩犬能無噉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
下無趨乎上之攸尚乎無為乎

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摘文充棟以明道乎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啜粟衣帛與堯殊乎堯德萬世獨不如乎
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為庸民能無恐乎
我晰晰乎孰得而涅乎我規規乎孰得而虧乎晰晰
之至與神同明乎規規之至與天同形乎
志將造楚能至趙乎志在修辭能知道乎鑿江浚河
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一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墻孰非正乎
若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積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攫者貴
富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赭邑子孫
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踐蟻棘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
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為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害乎居天之位弗治
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睢
盱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齋其後而困其軀

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蕃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闕茸委瑣人所比乎
狐兔如丘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聞道乎
道曷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于
蔓于棘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
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
見羊躡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躡
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
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膏粱食大豕乎

五狼一羊羊能無傷乎衆惡一心心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寅乎執敬無愆能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隳天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
不息主無惡乎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登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額額胡羯盜之渠乎奚獲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黃老之效乎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稽籍考勲有可數乎
戕厥母兄疾孰京乎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徵言是從而德彝以察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枕虎以寢能無嚙乎招狄自助寧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
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渺何窮乎鄒衍何見而嘵嘵以誑彼桐乎
玄針視海能無惑乎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日月何弊乾坤有閤塞乎闇昧昏黑將如日之夕乎

豈肇造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堯舜大聖奚亦死乎
倥傯安期果何在乎誰能不死閻千載乎
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尚主誅之何益乎
夷法汗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髡首曷徧四海乎
藉其成佛復何庸乎滅倫敗類惰厥躬乎
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鋸乎

井田法布孰存游民乎歛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循乎

教出一孔政曷窒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虺乎刻削巧苛暴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坦乎操刀終身寧不自割乎

堯民之命皆富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夭而殃乎均為

天民何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值其時乎將命不可必

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寶乎廉耻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賤寶

君安所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疑貽災致亂乎漢網彌罔災不犯乎火逼牛

不觸乎孰云禍亂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綉孰如懸鵠乎屈為

傭隸天寧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

封建莫復天下為私乎擇賢命爵尚庶幾乎刑措民

滋世有不熙乎

策問十二首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

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

遷為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

徵而言歟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群臣皆謂有鰥在下
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
以親九族爲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遷謂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螭極螭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勳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
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堯四
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踈數姑未論焉有聖人
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
十固未耄老也而遷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堯
四從昆弟於舜爲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乎

有百餘歲而傳天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堯
桀二十四世至湯二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爲
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
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久速
不同至此乎三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
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
問孔子作春秋譏齊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人之大倫不可紊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從祀乃
異乎此顏淵曾參子思雖賢子也路也哲也伯魚也
父也子顧居上父乃居下豈特若齊僖公先父食之

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何歎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儒得在祀典者衆矣或學術不醇或名節可賤果可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所自出而聖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疑學者職也勿以無位爲辭

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古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也今三百篇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理詳明皆聖人之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

何歎豈時殊事異而有所難用歟將今之學者不若古之人歟夫古人亦八爾謂今人舉不能及可不可也然詩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中可以爲政者何說苟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幸悉陳之欲以觀有用之學問古之學者舍道無所爲學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當是時未聞有道學之名何歎近世大儒抗然以道學自名於世可謂盛矣世俗反非病之而不信或攻之以爲黨或目之以爲僞又何歎道學之名未立且人才之少及其學既盛則宜賢者之多而後世之士顧不逮古先抑又何也豈

古者教出於一故人興於行後世學術多岐亂真者
衆雖大儒先生不足振起之歟若周程邵張數子及
朱文公張宣公謂之道學宜矣東萊呂氏其學似與
朱子不異宋史乃不列之於道學亦有說歟今流俗
以道學之名相詬侮鮮有以此自期者夫學而不求
道烏足謂之學歟諸君誦周公孔子之言不釋於口
可謂有志矣然志於學而不講其所當學不可也願
肆言之且以觀趨向之所在

問古之君子有德必有言有學必有用觀左氏所傳
公卿大夫以德行名世者言語政事皆卓卓可稱是

果能如此乎孔子雖以四科目諸子然顏淵問爲
邦之政子貢聞性與天道子游治武城夫子喜之其
不衷於一偏也如此何後世學者之不及乎醇厚之
士未必能言而無德者肆爲邪說以惑世博通
載籍者多不能施諸事而不學之人妄爲刻薄之政
以病民德之與學不能兼有所通豈無所自而然乎
孔子謂講詩者能專對爲政太史公亦謂書長於政
諸君之爲學德行所習也詩書所講也出而當言語
政事之任亦可以庶幾古人乎幸明以告我
問六藝之爲用要矣古之人未有不通乎是而可爲

大賢君子者其度數之細爲教之法亦可得而詳言乎考之孔子之書其於禮樂蓋屢及之而鮮有問答射御書數者獨何歟豈六者之中亦有重輕本末歟抑此四者微而易知當時學者無不習熟而無事於問答歟後世之士學止乎讀書以射御爲武事以書數爲木技禮樂之音律制度往往以爲有司所職無庸乎考習其通六藝者蓋寡然而道德明備者輒爲天下所宗而莫敢議何其與古異歟今欲師古人而周通六藝則患無道傳且力不暇欲如後世之學止乎誦讀則授之以事於川必有所闕然則奚爲而可

乎豈先乎其大而後可盡其細乎將識其旨趣而要而纖悉曲折或可遺乎周公自謂多藝孔子亦曰游乎藝聖人未嘗以藝爲可後也學者仰師聖人而顧後藝且不可也決矣講其所疑蓋亦聖人之意

問古者致治之主莫過漢文帝近世少康之君稱宋仁宗考之史傳文帝於制度未嘗有更變創建曹叅爲相日飲醇酒與吏相應嗾呼其朝廷不治甚矣而天下樂業者何歟仁宗之時用兵則屢出屢敗府庫則匱竭而無餘其視富強者有間矣而海內久安終宋之世思慕其德不忘果何由而致此歟請質言之

以祛所惑

問秦漢以來天下多言祥瑞以爲國家之興率由乎此然三代之立國傳統可謂盛矣其禎祥之符亦有可考者乎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螽盛鵠之異皆謹志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祥之事顧棄而不道其意果安在乎麟鳳龜龍記禮者以爲四靈祥之尤也春秋以麟終篇聖人之書之也以爲祥乎抑以爲異乎以爲祥也則劉宋之暴五代蜀之亂紛紛見於其國以爲不祥也記禮者何所據而云然乎近世歐陽子斷然闢祥瑞四靈之說之

信其言也則經所謂作善降之百祥國家之興必有禎祥其說皆非乎抑豈祥者非物而在人乎願辨其所以然以折衷舊說之得失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是學詩可以爲政也豈特詩爲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多引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所自出也非特二經也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大於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蒞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不專一經而兼習五

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人而兼言五經之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世淑民措于政事者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學問欽觀 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令斯禮之相傳尚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一則賓與賢能二則卿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其詳亦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僕之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多寡所以示民者其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鄉飲之近于王道亦有其說歟 聖朝稽古爲治

頒儀式于天下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坐席叙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著明矣是即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事也其毋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問答加詳焉今我皇上太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凡爲臣子者所當服行而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溫清定省之儀出告反面之節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與禮經所言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別長幼叙朋

友信四者之爲孝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
涖官必敬也戰陣勇敢也其事果何脩而可致歟若
何而可不犯國法不損肌膚不致人之罵詈歟此聖
誥之大綱也其條目可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
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爲先王之要道詎不然
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上之聖人猶尊以爲經况
聖謨之大諸生寧有不素講而熟究其義者乎其悉
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
可知山嶽之崇厚觀賢者之多可推國之盛隆三

以下稱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
子房諸葛孔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
沆韓琦富弼司馬光皆顯于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
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論歟抱道德而不大顯者若
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唐周程張邵朱子之
在宋遺言具存于世其源流統緒之詳亦可得而言
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致漢唐宋
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達而在位所欲學者
爲誰仕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于篇將以觀多

士之所志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慶芝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六終

